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一回 才喜良駒歸故主 又聞密友作高官

且說曹文豹自那日住在前安鎮單員外家，教雙印演武。二人意氣相投，竟成莫逆。每日耍槍舞劍，跑馬拉弓，觀覽兵書，指引他戰鬥迎守之法。這日雙印打聽得皇家掛榜招賢之信，遂走來與曹爺商議說：「如今南北作亂，聖上鑄印，挑選美才，掛印平賊。咱弟兄既負才藝，何不前去赴選？倘得僥倖成名，方稱平生之志。兄長以為何如？」曹爺大喜道：「正逢其時，怎麼不去？那兩口帥印明明是與咱弟兄鑄下的，你我不去，誰能懸掛？」雙印笑道：「但只願吾兄獨佔鰲頭，小弟麾下隨徵，沾榮多矣。」書房中兩個英雄商議定，忙壞了更名改姓單守英。轉身回至後堂去，遂把緣由稟二兄。守仁聽畢即應允，叫平氏打點行李不消停。包裹衣箱與被套，金銀路費與能行。當時起身將京上，惟怕挨遲誤考程。守志看看心內想，輾轉思量在腹中：「公子此去套帥印，他本是將帥的子弟定有成。縱然不能得狀首，用為偏將也隨徵。萬一挑在徵南數，高千歲現在三賢諸葛城。我何不如此這般跟了去，遇機緣叫他父子好相逢。」啞叭主意安排定，忙忙走至己房中。急將那昔日皮箱開了鎖，取出了小衣小帽被紅綾。手鐲鞋襪珍珠鎖，包了個包裹抱懷中。望著李氏打手勢，口內哈哈哼兩聲。指指南邊又指指己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李氏不解其中意，跟在後面看分明。這其間，車馬人夫諸事安，曹爺雙印要登程。守仁送至大門外，囑咐跟去的人四名。文豹打躬辭員外，雙印作揖別長兄。只見啞叭朝前走，抱著個包裹去如風。望著大哥指雙印，向南努嘴口中哼。回身扒到車兒上，安然端坐在其中。大家一見直了眼，單守仁走向前來問一聲。

說：「二弟，他們上京應募，你坐在車上，莫非要跟了三弟去麼？」啞叭點點頭兒。雙印說：「二哥不要去罷，這比不得素常的近處，小弟今已成丁，又有曹兄一路照應，二哥何必勞乏？只管放心在家，幫著大哥料理家務，大料不過一年之內，必有好信來報。」啞叭聽了也不理他，牢牢坐在車上。那單員外因見素日他待雙印的光景，又珍藏小衣小襖，料其中必有原故，便不攔阻，遂向雙印說：「三弟，你自幼兒不曾離過你二哥半天，你今日遠行，他一定放心不下，如若帶他同去，一則遊玩遊玩，二來他各自有他各自心事，強不叫他去，看悶出病來，反為不美。」啞叭見大哥說的投機，喜的他眉歡眼笑，坐在車上，一發不動。雙印見此光景，只得從兄之命。

當下車馬起程。一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那日到了滎陽縣地方，忽然大風甚厲，塵土飛空，黃沙迷目，只得忙忙尋店，擇塵淨面，用飯已畢。那風越刮越大，不多時黃昏時候，大家收拾安寢。到了半夜，家丁起來與馬上草，店家打著燈籠，來至棚中一看，只見北牆上剝了偌大一個窟窿，四匹坐騎，還有店家一個驢子，五個性口都不見了。家丁大驚，連忙回稟了，雙印、曹爺二人忙忙起身。曹爺只氣得暴躁如雷，要打那店家。店家嚇的叩頭哀告道：「小人開店招客，但願賺幾個平安錢，那有願意爺們來盜之理？只求老爺息怒，我明日多多著人與老爺尋找；如找不著，照樣兒賠老爺的坐騎就是了。」曹爺喝道：「休說夢話！我那馬是匹衝鋒打仗得力的龍駒，你那裡有照樣的賠我？」雙印一旁從容解勸，啞叭也不住的拱手哈哈。曹爺怒氣不息，把一張桌子幾乎拍碎。

剛剛至天亮，店家派了四個人，曹爺、雙印、四個家丁，留下車夫與啞叭在店中看守行李，十個人分頭四面去尋，約下三日內，或有或無，在店中會齊。大家尋了幾天，不見蹤跡。只得回店會齊。曹爺只是著急。雙印忙勸道：「目今考期已近，不如另買幾匹應考，何必費此無益工夫？」曹爺歎氣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那馬駝我多年，效力已久。五松山不虧惡婦。前者呼兄騎他在路，見了愚兄，他便站住不走，望著我亂叫。這樣良驥，與知心好友何異？你叫我怎忍割捨？賢弟若怕誤了考期，只管先行，愚兄且在此尋找幾天，找著時隨後趕去便了。」雙印說：「萬一尋找不著呢？」曹爺說：「找不著時我情甘舍了這帥印，丟了這件功名，上天入地，也要尋他回來。」說著，就待要哭。雙印說：「兄長不能捨馬，小弟怎敢舍兄？明日大家再往遠處去尋找便了。」

到了次日，眾人都往東西南北去找。曹爺獨自尋來，步至荒郊，拔出寶劍，向天告道：「弟子曹警，上告天地諸神，為取功名，半途失馬，擲劍一卜，指示馬之去向。」曹爺祝畢，叩首平身，將劍向空擲去。只聽吱的一聲，龍泉落地。曹爺見劍尖正指西北，英雄拜謝了虛空，插劍入鞘，向西北尋來。找了一天，不見蹤跡。小爺心內甚是著急。

這英雄次日復又西北找，遇廟逢村都仔細觀。時時刻刻思良馬，逢人即便訪根緣。往前又走了二十里，但只見一座高山把路攔。樹木參差荒草厚，周圍四望人少煙。小爺低頭朝上走，信步而行上了山。怪石嵯峨無盤道，這英雄附葛牽藤至上邊。坐在那大鬆之下石頭上，看了看四面八方數里寬。澗水潺潺聲振耳，狐兔成群來往竄。雜禽嚶嚶枝上叫，松風陣陣透衣寒。英雄對景心增感，追思已往歎從前：「我曹某自幼習成文武藝，實指望吐氣揚眉作一番。凌煙閣題名光宗祖，在世為人不可枉。豈料心高無好運，顛沛流離這幾年。只因搭救忘形友，把一個學業功名一筆捐。幸喜吾皇明聖主，天恩放赦選英賢。只說是此番際遇非小可，此一去掛印封侯反掌間。豈意半途失良馬，這就是十分不利令人寒。縱然強去必不好，枉想功名只怕難。命也時哉既如此，辛勤勞苦枉徒然。空懷壯志衝牛鬥，生逢不幸奈何天。塵埋梗梓無人曉，玉隱沙石那個憐？到不如頓斷名韁逃利鎖，只當是一場幻景化飛煙。何須苦覓朱紫貴，羊羔不如菜根甜。慢從台上裝傀儡，且向人間作散仙。訪那些名山勝景適情興，任著我遍遊天下一身閒。丈夫作事休留戀，趁此急急就下山。」這英雄意懶心灰忙站起，猛見那半山凹中一縷煙。隨風蕩漾飛不還去，陣陣騰空斷復連。曹爺一見止住步，腹內奮呼三五番。

說：「且住，這裡並無樵彩的路徑，明明是座荒山，為何煙氣騰空？我且看看，從何而起。」遂轉身向那煙起處走來。繞過一個峰頭，山中露出一座破廟，那煙卻自廟中而起。小爺忙忙走下來，到得一個峰頂，與廟脊上平的去處，隱在石後，望下一看。只見後院中幾棵大樹，北邊牆下有張木床，一個男人躺在上邊，口內唧唧噥噥歌唱，有兩個人在東邊冷灶中燒火，鍋內不知煮著何物。看這兩個人打扮的更又作怪，上身穿著半截衣服，紅綠中衣，腦袋上的頭髮只有四五寸長，紮著兩個朝天刷子，還帶著兩朵花兒，不知是男是女。又見那鍋內的東西大盤大碗端來，放在男子面前，三個人坐在一處，大壺大杯，吃喝說笑。曹爺看了一回，轉身要走，忽聽馬嘶之聲，不覺心中一動。遂忙順著聲音，走至西邊，望下一看，只見山牆過道之中，拴著四匹坐騎，正是所失之馬，不由心中大喜。

列公，你道這三個人是誰？原來這兩個紮刷的就是前安鎮白衣庵中的似空、非空。那個男子名叫鬱六，別號鬱老鼠，就是那鬱海棠的族兄。貓行狗盜，流落在前安鎮上單員外家作了二年長工，後來單員外見他有些手腳不穩善，遣出來，投在白衣庵作活。就與二尼作了相與。三人欲作長久夫妻，遂席捲了廟中所有，連夜逃出來，藏在這深山破廟之中，修養青絲。鬱老鼠還是夜夜出來作他的舊事。這日可巧摸索到店中，得了這四匹馬，一驢子宰了吃肉，將馬指望拉到遠處去賣。這時天下用武，赴考舉子都買好馬，他得了這個利市，十分歡喜。內中這匹黑馬，曹爺未來到單家的時候。常聽見呼延平誇獎這馬許多好處，那時都是命他飲喂，見了他不咬不踢，所以被他得手盜來，養在此處，等冷一冷再牽出去，好賣個重價。不想被曹爺尋著。

當下英雄見馬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「神天指示，果然不差。原來被這狗男女弄在此處。這廝一定夜夜出去，攬害良民，將他除卻，方覺痛快。」

想罷的英雄睜虎目，留神向下看分明。見他三人說又笑，十分高興樂情濃。小爺難按心頭火，刷楞楞亮出龍泉三尺鋒。轉身走至相近處，他這裡用聲叱咤似雷。一縱彪軀朝下跳，兩腳沾塵落院中。大罵：「欺心狗男女，竟敢偷盜我能行！老爺今朝尋至此，叫你們各各赴幽冥！」三人一見魂不在，思想要跑又不能。一齊跪倒在平地，磕頭陪罪不絕聲。曹爺劍指鬱老鼠，說：「叫我饒了你且聽：姓名誰從實講，偷盜幾次快說明。我瞧你是個男子漢，那兩個是甚麼東西須講清。好好直說饒不死，半字支吾剝肉成。」三人怕死連叩首，從頭至尾訴實情。小爺問出當年事，寇雲龍賣馬情由才得明。英雄火上重添火，不暇再問眼圓睜。第一劍先砍

了鬱老鼠，一個無頭項冒紅。兩個禿驢連二下，似空非空色是空。豪傑純鋼歸了鞘，牽出了四匹徵駒拴在鬆。搬些柴草堆殿內，四面八方點祝融。英雄提起死男女，屍首人頭擲火中。回身牽馬將山下，抓鬃一縱上烏龍。失而復得非容易，這番歡喜甚非輕。連忙緊緊回裡趕，四匹馬跑一團風。兩天的途程一日到，日色平西進店中。店家一見心歡喜，滿面春風往上迎。

店家見他找了馬來，心中暗暗念佛，連忙招呼：「小夥計們，快來接馬，我的爺好本事，怎麼找了來？」曹爺說：「被那狗男女弄在西北那座山上，被我無意中找在那裡，如此如此結果了他們，牽馬回來。」店家道：「原來那棗核山裡住下賊了，怪不的我們這裡常常失盜，該殺，該殺！那兩個姑子更該多剝他幾刀，既作佛門弟子，就該謹守清規，為何作這下地獄的事！」小二說：「因他沾辱了佛門，佛爺見過，才叫他現世現報了。」店家說：「也是能賊，四五個性口他一人弄了去，還有幫手罷？可是曹爺沒看見我那驢子嗎？」曹爺說：「你那驢子被他們吃了。」店家說：「難得有了老爺的馬就是了，我那毛驢子吃了也罷。」小二說：「三個人與一個驢子償了驢命，也值了。」啞叭見找尋回馬來甚喜，望曹爺舉手哈哈，不住致賀。

當下英雄洗臉用飯，與啞叭對飲，到三更不見雙印等回來，只得安寢。次日還不見到，心中甚是著急，不知去向，又難去尋找，只是走出走進，怪叫連天，哎聲歎氣，鬧的店家心驚肉跳。偏偏又下起雨。直到六天後方才陸續到齊。雙印見尋找回馬來，心中大喜，進門就問：「何以尋著？」曹爺說：「愚兄尋至一山，見有煙起，信步上山看看。先見三人，後聽馬嘶，方才尋著。被我把那三個狗男女……」剛說至此，雙印擺手送目說：「兄長趁天色尚早，咱們趕路要緊，走著慢慢說罷！」遂一面吩咐家丁收拾車輛行李。曹爺哈哈大笑道：「賢弟你是怕我同著他們說出殺人的事麼？實對你說，我早已告訴他們，比你先知道了。」雙印也笑起來。店家說：「難得老爺殺了那廝，與敝處除害，正感之不盡，誰還多事不成？」

當下開發了店錢，大家起身。只因這一耽擱，緊趕慢趕，二月十九日方到了東京。一路行聽，也有說兩個元帥都已選定，不久就要發兵了。也有只中了一個武魁，還有一個帥印，尚無人掛，還要考呢。也有說後趕的只管人名掛號，空札隨徵。那些應試舉子也有來的，也有去的，紛紛不斷，傳說不一，總也不得准信。這日到京，進城投店。只見小二門外招呼道：「平南元帥老爺們，往這裡來呀！在下這店裡房屋乾淨，菜蔬精緻，茶飯鮮明。狀元茶、狀元酒、狀元包子、狀元粉湯，還有一碗大雞大栗的頭菜白送狀元老爺們下酒。住在我這裡的都是貴人，來罷！」曹爺大喜，向雙印道：「這店家十分和氣，就在此處住罷。」雙印點頭，遂命將車趕進店中。

安排已畢，小二放桌擺上酒飯，點上燈燭。曹爺上坐，啞叭與雙印在左右對面，小二提壺在手，說：「小人借花獻佛，先敬狀元老爺一杯喜酒。」說著，斟了三杯遞上。曹爺甚喜，說：「小二哥。你方才說住在此處都是貴人，莫非那個舉子是從你店中高發麼？」小二說：「正是。目今平北侯爺就是住在小店來著。」曹爺說：「平南元帥到底選著了無有？」小二說：「聖上有旨，眾英雄傑分上中下三等，上等的第一名掛印，其次為護軍監參謀，中等為偏將，下等的掛名隨徵，俟立功後封賞。如今只選了一位平北元帥，那平南元帥還與二位老爺著呢！」曹爺見他說話有趣，越發喜歡起來。又問道：「新元帥既在你店裡住過，想必知他的姓名。」小二道：「怎麼不知？姓寇名潛，表字雲龍。」曹爺說：「呵，姓什麼？」小二又說了一遍。曹爺端著一杯酒且不顧飲，連忙又問道：「你可知他那裡人氏？」小二說：「翰林之後，江南仁和縣人氏。」曹爺大喜，望著雙印說：「這不是我寇賢弟麼？」雙印問道：「此人大年幾，怎生個面貌？」小二說：「面如美玉，眉目精神，喜怒罕見於色，十分沉靜。身材不甚高大，今年兩個十歲了。閒中與他的管家說話兒，生日我都打聽在耳，是八月十三日。」曹爺聽了，踴躍起來，把一杯酒都灑在身上，全然不覺，大笑道：「果然是寇賢弟，但不知他怎麼也學武藝？」雙印說：「分別已二載有餘，想是遇著異人傳授得來。」曹爺點頭道：「賢弟所見不差，有之，有之。小二哥，拿大杯來待我痛飲一番。」小二答應，取過大杯，滿滿斟上，說：「小人再借花獻佛，奉賀老爺一杯。」曹爺接來，把小杯也斟上，遞與小二說：「小二哥，你也吃我一杯喜酒。」小二接來說：「我今日吃賀令友的喜酒，明日老爺們掛了平南帥印，小人還要討賞呢。」

當下說說笑笑，曹爺向雙印道：「賢弟，明日且先自去掛號，待我看著敝友回來再去。」小二說：「曹爺要去，趁今晚就去。三、六、九、二、五、八都是考試操演之期，下晚就回府內；一、四、七、十閒暇之日，都是他丈人家請了去吃酒，三四天才回來呢。」曹爺詫異道：「他那個丈人？」小二說：「鸞配鳳，龍配蛟，耗子配貓。人家那樣的人，還有不濟事丈人不成？就是當朝宰相呂大人。剛中了第四天，就結了這門親事。會親的那日，合朝文武官員有多一半去陪親郎，道喜作賀，結彩懸花，鳴鑼演戲，好不榮耀熱鬧！」曹爺聽他說至此間，登時把兩隻眼氣直了一對，看著小二問道：「這話可是真麼？」小二說：「人所共知，怎麼不真？」曹爺心頭火起，大叫一聲：「氣死吾也！」一隻虎腕向桌子一拍，碗盞碰得叮噠亂響，濺了啞叭一身蠟油，往後一仰，小二叫聲「媽呀」，一溜歪邪，倒退幾步，撞到堂屋去了。

只見他站將起來雙腳跳，白臉上先是黃來後是紅。手拍胸膛連聲響：「曹警原來瞎眼睛！愛友交朋如骨肉，誰想真金鑿廢銅！」手拉雙印呼賢弟：「我與他九死一生你盡明。」雙印說：「兄長不鬚髮急躁，想必其中別有情。」曹爺搖頭說：「無別故，明明是貴易妻來富易朋。他素來表正形端明禮義，是怎麼分別三載性情更。重續婚姻忘原聘，首失人倫事一宗。野青園辜負鬱氏蓮英女，背德忘恩喪信行。許配別門遠罷了，為什麼趨赴奸雄？忘恩負義兼無恥，令人可惱實難容。我今定去將他找，細數從前把帳清。」說畢翻身就要走，雙印著忙吃一驚。用手相攔呼兄長：「且請息怒暫從容。今朝業已天色晚，這幾天身軀勞乏不安靜。且請將息養身體，何苦招煩惹氣生。另日小弟陪你去，問他個皂白與青紅。」曹爺冷笑呼賢弟：「你這心思我也明。不過是因他目下為侯爵，烈烈轟轟甚不輕。又有宰相新岳父，這般榮耀了不成。恐有不測難為我，因此相攔不放行。賢弟放心休要慮，那怕他目下作朝廷。」雙印陪笑說：「兄說的是，但只是還有一言望屈從。自古道：君子絕交無惡語。」文豹搖頭說：「我不能。」雙印說：「兄長只顧一時怒，豈不耽誤取功名？」曹爺說：「什麼功名什麼印？劣兄心內已成水。想曹某，一生交友心如火，只當是人心也與我心同。費盡資財因義重，拋家失業為賓朋。受多少辛勤跋涉奔波苦，經多少遲眠早起險耽驚。流多少無人之處英雄淚，落多少分外閒談匪類名。背井離鄉負重罪，身如斷梗與飄蓬。衛秀才恩將仇報將我首，險把殘生被友傾。這是為人得好報，再不想今朝又壞了寇雲龍。世人難交已至此，卻原來多半衣冠裏畜生。世情如此心寒透，莊子格言我記得清。眾生好度人難度，果然不錯不脫空。問他個明白出了氣，尋一個深山古洞去修行。消去這招非惹事的賊毛髮，從此後你去為官我作僧。」雙印笑說：「兄差矣，世上人多自不同。小弟們心敢自信，單守英實不能負義捨恩兄。」曹爺說：「舍與不捨由賢弟，快快離開把手鬆。今日若不容我去，一定氣死赴幽冥。」雙印為難只是勸，曹文豹著急只要亮鋼鋒。無奈的小爺撒了手，只見他虎步如飛往外行。